

書



龍筋鳳髓判卷上

唐張鷟文成撰

中書省二條

中書舍人王秀漏泄機密斷絞秀
不伏款於掌事張會處傳得語秀
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大事
不伏科

鳳池清切鷄樹深巖敷奏帝俞對敷休命
邵為內史流雅譽於周年荀作令君振芳
塵於魏闕張會掌機右腋務在便蕃王秀
負版中書情惟密勿理須克清克慎慕金

人以緘口一德一心仰星街而卷舌温樹
之號問且無言惡木之陰過而不息豈得
漏秦相之騎乘故犯踈羅盜魏將之兵符
自輕刑典張會過言出口駟馬無追王秀
轉泄於人三章莫捨若潛謀討襲理實不
容漏彼諸蕃情更難恕非密既非大事法
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

通事告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殫
付法大理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
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徵銅

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雅調踈通清音
朗徹裴楷之英姿肅朝野羽儀魏舒之
容止堂二群寮領袖自可曳裾紫禁仗奏
清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
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練而
動色豈容金馬之對未被譽稱神羊之威
俄聞奏劾罰金既罹於踈網辨璧無捨於
明珠過誤被彈止當答罪不失事意自合
無辜雖觸凝霜理宜清雪

門下省二條

給事中揚珎奏狀錯以崔午為崔
牛斷笞三十徵銅四斤不伏

沈二青瑱肅二黃樞望重鸞司任光龍作
掌壺負匱步頓於是生光左貂右蟬揖讓
由其動價楊珎門承積閥積德曰閥榮重縉紳趨
左掖之嚴凝奏上臺之清切出納王命職
當喉舌之官光闡帝猷佐處腹心之地恪
勤之譽未出於丹闈舛謬之術已塵於清
憲馬字點少尚懼止身人名不同難為逃
責准犯既非切害原情理或可容何者寧

失不經宥過無大崔牛崔午即欲論辜甲
申甲由如何定罪

左補闕陳遂司制勅知勅書有誤
不奏輒改所改之次與元勅同法
不伏

陳遂繆司綸紵忝掌樞機參詳蘭葉之文
宣越芝英之字拾遺補闕躡山甫之清塵
獻可替否尋晏嬰之勝迹設令魚魯紕繆
理合上聞逐亥參差無疑下斷豈容斟酌
聖意加減繇言用寸管以窺天持小觚而

測海未經上白輒敢雌黃定字雖復無差
據罪終須結正八十之杖自作難逃三千
之條理宜明罰

公主二條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
公主二十萬造第宅所費亦如之
群下有疑

金機扎_二靈婺皎潔於雲間銀漢亭_二少
女逶遲於選位故蒲湘帝子乘洞浦而揚
波巫峽仙妃映高唐而散雨公主穠華發

彩薜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兩香飛之
日三公主婚鷓鴣接羽百枝燈燭光沁水
之田園萬轉笙竽雜河陽之歌舞玲籠玉
珮振霞錦於仙衣熠燿花冠點星珠於寶
勝飛輪鏡匣向滿月以開輪仙鳳樓臺映
浮雲而馮蓋弄珠分態江姊為之含嚔飛
箭成婚天公為之感笑肅邕之制須異常
倫築館之規特優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
和平卑不凌尊則親疎順序先帝女之儀
注舊有章程少公主之禮容豈容逾越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旣嚴
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勲舊切湯沐之微滋
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
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
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
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陶鑄之爲
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可以
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
識察可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御史臺二條

御史王銓奉勅權衡州司馬鍾建
未返制命輒干他事解來陽縣令
張叅叅不伏

棲鳥之府地凜冽而風生避馬之臺氣威
稜而霜動懲奸嫉惡實藉嚴明肅政彈非
誠宜允列王銓位叅持斧職在埋輪履暴
勝之清徽乘葛豐之雅列冠施鐵樹貴戚
傷心花發繡衣姦豪斂手近辭端右遠屆
衡陽聯翩紫蓋之峯迢遞蒼梧之野但御

史推覈受委非輕有罪必繩無幽不察神
羊竦角必觸邪人隼驚驚飛先驅惡鳥推
鍾建之罪特奉繇言舉張恭之辜無虧格
式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准犯量科宜從解
退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
史田順鞭之宣為御史彈順受賊
二百貫勦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
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賊不虛
田順提與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叅榮

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穽以振威
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為郊尉雖伏喬玄
唐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侍御之位祁奚
舉薦不避親讎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
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之
濁政貪殘有核賊狀非虛此乃為國鋤凶
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鎰坐法有常科三千
獄條刑茲罔捨

尚書都省二條

左司郎中許鑑飲酒停制勅依問

欵稱遇霍亂不得判署遂失機

錄二會府掌北斗之機衡爾二禮闈握南

宮之樞奧是稱仙宇寔號文昌二書典有

揆之宗周禮統六卿之職許鑑位膺列宿

職縮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

端標指影檢局虧遠置治和鈞紉繩稽失

舉宏綱於烏網則萬目皆張振脩領於狐

裘則千毛自整兢二戒慎尚有差違翼二

小心仍憂失墜豈得不存恭肅自縱荒淫

放曠鸚鵡之杯淹停鳳凰之制恪居官次

異文惠魏高柔字之勤公職務不脩同景山

之中聖給依霍亂未可倚憑滯失機宜理

從明憲

今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

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

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

官未階於尺木鷄卵之饌雖避嫌疑鵝目

之錢若為窺覘每受一狀皆取百文未申

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鳧之小吏

觸青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
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贓式明三典

吏部二條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
缺員全少等邑之色書判不公詞
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鑑鏤
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
六卿分職百官總已周開冢宰之司漢列
尚書之位銓衡萬國不易其人藻鑑九流
古難斯任在魏則荀攸鑑識毛玠公方居

晉則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故能輪轅莫弃
玉石咸收不求備於寰中無滯才於天下
宏詞碩學不積功勞淺見狹聞多求等級
祇如視肉之輩篋瑟莫分走骨之徒狐狸
詐辨食梅衣葛無以異其寒酸咀梨食茶
不足方其辛苦鷲鳥累百不如一鷄之雄
羊皮數千不如一狐之腋鏤冰之子萬衆
不可濫收畫餅之夫百選猶其堪摠自然
私謁之門塞公平之路開長聞振鷺之飛
母復促牛之謗

王峴山有策略解行兵選司補擬
神武軍御史彈不應置而置選部
為首峴山為從並仰處分

峴山素閑武畧早習戎昭張良千里之謀
陳平六奇之術觀丁父鄧俘也楚王以為
軍師李左車趙囚也韓信收其兵計求賢
為國進善無私歷強敵而振威容安國家
而利社稷徵雖要籍准法勿論量事應機
據條尤坐更宜審鞠方可裁科

考功二條

考功郎中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
才行貪猥輩好行賄賂請托多有
使勤勞清慎之徒不事行賂例應
排擯若據部當攷便成失鑑若不
收勞効又是棄功請為安穩法

同力度德為政之大經明試以功經邦之
上策三載攷績芳塵振於有虞六府孔修
懿範光於大禹故知激揚清濁才行為先
黜陟幽明勤勞是務呂訥含香禮閣染翰
仙臺覺朱邑之廉名知黃霸之尤異恐貪

猥之吏政以賄成贖貨之夫情隨利動贈
金蛇於梁冀奔競無厭獻璧馬於虞公驕
淫不息遂令濁濫之士却在上流清慎之
徒翻居下等蒼蠅迷其黑白素匠極其丹
青有蠹朝章深驚物聽試可詢其政術察
以廉能考殿最於錙銖燭妍媸於冰鏡自
然陳群攷課深明九品之宜嚴助恭勤尤
奉三年之最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燕
極多若不量殿舉主或恐奸源漸

盛並仰折中處分

進善匡國先典攸高求賢審官前王所重
或學無馬鄭蘊萬卷於膏中或業亞揚班
包九流於掌內總斯羣藝乃應賓庭豈得
舉不求才惟力是薦貢不求器惟昧是聞
徒招畫餅之譏終致舉肥之謗菟絲燕麥
竟是虛名草狗泥龍終非實用鷄冠比玉
乍可依倚魚目參珠曾何髮鬣貢人不充
分數舉主自合徵科法有常刑理難逃責
司勲二條

洛陽人祁玄恭賄司勳令徐整作
偽勳插入甲奏大理斷恭為首整
為從恭不伏

止戈為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為毅安邊之
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
用谷鷹揚之效祁玄恭奸回是務逞狙詐
於千端徐整乾沒為懷縱狼心於百變勳
隨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插名黃綬雖
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鷄鶴同群是
非交錯整行詐業恭受偽勳兩並日拙為
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二者自合流
刑囑請貨求二者元無首從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賊解官乃於
懷遠軍放勳至上柱國司勳郎中
崔侂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勳左丞
批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

游最素閒武畧早習戎昭輕述爪牙之功
忝當心膂之寄不能恪勤在職慮慎當懷
俄擔張武之賊遽罷絳侯之職退從里閭
屏跡丘園却掃長門開閉無事舊時廷尉

徒有箴於故人昔日將軍終見訶於醉尉
因茲結憤展效邊荒申勁節於龍城蕩妖
氛於鴈塞蒙輪競進拔距爭先將宣百戰
之勲以贖九章之罪郎中以往愆名教功
未可收左丞以今振其威勞堪補過曩雖
貪財好色未虧吳起之名盜嫂受金不掩
陳平之智海浮小芥詎玷洪波玉隱微瑕
何妨美寶如愚淺見叙錄為宜

主爵二條

主爵員外郎梁璨奏左僕射魏宰

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加為佐命
功並妄爵也請省追奪

疏茅建社尚書道前桐開國成王勇桐為珪戲隆

定鼎於昌成王定鼎茂勤王之令典勤王納公

侯珪組百代相仍組綬也公執桓帶礪山河千秋

不絕漢祖誓曰祗如吳鄧四縣東漢之功臣

後漢封吳漢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高祖莫不甘

崇教化先宣邵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

軍之氣馮異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勲

李加謀不出凡詎展饑鷹之效春秋曰玉猶

無功而祿不可厲勲臣無德而官如何獎

朝士昔承突命賞為新於是覆亡以死囚為

兵擊匈奴號家突猛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更始

小人諺曰爛並為爵人失叙錫土無綱宜遵操

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

襲爵庶子告不合承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禮祖之

萬代相因之道若骨肉無爽鳴鳩之美克

昌鳴鳩有絳之德養七子血屬不同螟蛉之子何寄

王暢名參驍衛職縮羽林俄纏風燭之灾

近絕丞嘗之嗣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

不保其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顛令君子

之子珠玉相輝韋玄成丞相之苗芝蘭遍

茂枚臯孽子不廢光門裴秀傍生無妨貴

族晉裴秀清俊母卑賤大母每令進食於客二見之皆起三鱣之

寶銀黃所以挺生後漢楊震有鶴鳥脚三鱣集七貂

之門金紫於馬間出側男自須紹胤猶子

不合承宗詐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

改正

戶部條

戶部侍郎常珍奏稱諸州造籍脫漏丁口租調破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考使皆言春疾疫死實多非故為踈漏

虞書五教寔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莫不織成都邑編緝毗黎設九土之綱維成四方之管轄班固申犬牙之制疆場綺分西都應璩應馬齒之規井田鱗次戶標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十倫上從王公下至農工商人有十

倫並掛三年之籍人有十倫上從王公下至農工商豈容丁口脫漏任意踈遺租調破除恣情抽減遂使厥庾頓乏帑藏皆空軍典於是缺支國用由其不足付法科罪仍敢薄言依問款詞咸推違屬否終則泰造化之常圖福謙害盈幽明之極數魏文帝脩書求歎念親故之凋亡劉孔才矯制徵兵促黎元之殘喪荐臻不息僵弊相仍遽利人符多徧鬼錄生者固疑存拊死者難以執留災疫不拘案宜從記

工部一條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蠶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

擬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

漢儀尚書郎含鷄伏奏

轉筋

之敏未見稱奇

西京雜記曰曹元禮善筭回筋知二國之粟不差勝斗也

聚米

之能無聞播美

馬援聚米為山川地光武謂曰虜在吾目中矣

張蒼之善

筭國用詎肯留情馮勒之巧計軍儲曾何

介意迴長作短異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

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

之縑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

望秦人之情乎繁獨無也細縑稱以納庫

簾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

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倉部二條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

據階級有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

品級極為裨益未知可否

冰霜凜冽白壁不可以禦形水旱災危黃

金不可以適口故饑者念食不崇抵鵲之
珍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珍臺閒館不
可以無饒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
守祇如給祿給俸具在朝章准階准官俱
編甲令豈容諂佞之輩曲路邀名趨競之
流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折割
剥黎元桑弘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
法無二門動必依繩言不踰矩比成王之
制度令出惟行則大舜之溫恭朕言不再
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

章恃薄才而隳正法南山之峻寧資覆篋
之饒東海之津何藉操觚之潤請仍舊貫
無替前規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
水奉旨貸半租供漁陽軍許折明
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年百
姓訴州以去年合折不計百姓不
伏事

滄瀛等州頻遭水澇泥牛轉盛霧沛成河
石燕爭飛霖霪變浦當時奉旨令貸半租

此日蠲科仍聞訐款准旨有明年之語據
條無三年之文以此狐疑莫能龜決明年
復滂乃是折空後歲總徵元無折處芎蒲
去蚤蟲而蚰蜒竟來礮石止齟齬而牙根
遽折所益全少所損愈多徵一丁之半租
招百姓之深怨是則國家之信不及於豚
魚王者之仁不流於行葦得原失信文公
之所不為獻鼎棄言展季由其未許有家
有國乍可去食而去兵大車小車不可無
輓而無軌譬如洞庭之嶼彭蠡之湖添隻
鴈不為之多失雙鳧不為之少貨藏天下
何必前徵而後徵物寄人間終是楚弓而
楚得元貨未折許折還徵渙汗發而却收
絲綸抽而復返四方取則百姓何憑政在
養人理從矜折

禮部二條

禮部奏海州奏朱鴈集岐州奏白
麟見及薦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
申未知合附以否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尼也分勅六卿成

王任於刑伯建茲歲百實白春官敷叙九
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
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俯
隣八水斜瞻嶽巒之峯海部近控三山迴
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鴈翻朱薛泰申
文翔鷹孕素絕丹霞於日羽晃若朝輪晶
白雪於霜毛皎同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
章尋鳥跡於雲空察人形於冰鏡刻猿猴
於棘刺尚且見欺說蠶繭於天宮誰堪輒
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薦

廟管窺其事案記為宜

于旦奏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
破孝門勒從課

天地所生人為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為
百行之原昔傳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
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穹則丹鳥
結慶于旦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
之方遽表澆浮之跡舊蒙旌表今請剔除
詐濁不逮於詐清慕善猶逾於慕惡豈可
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即

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母之邦如何自處靡閒大體好訐微疵事既不然若為通允

祠部二條

祠部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用財賄遞相囑請元無經業望更銓試不任者退還本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之所崇惟仙與佛伏自恒星夜竇吉夢宵傳既脫紺象之蹤爰開白馬之寺明湏慈悲結慮忍辱疑懷

坐鴿珍以勤誠護鵝珠而守戒指法場之門戶豁爾天開導智海之波瀾渙然冰釋如此之行業乃出塵囂豈容闡提末品沙彌淺學不精不進曾無羅漢之因行囑行財翻習旃施之業四分十誦本自面牆六度三明舊來膠柱為鷄為鴛玷鷓樹之清風如虺如蛇穢龍宮之妙法銓擇偽濫解退為宜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像高千尺助國為福諸州僧尼訴

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聚斂貧僧
人多嗟怨既違佛教請為處分

泥洹歸靜涅槃入寂法初不滅故現滅以
歸空道本無生故因生而不用十大弟子
憶妙覺之微言八部龍王禮如來之雙足
象牙塔廟刻畫直容牛頭栴檀雕鐫寶相
祇欲垂儀設教豈以廣大自然於抽道俗之
筋髓暗凡庸之耳目論其壯也釋迦文之
清液納海吞江語其高也盧舍那之形像
包天括地乃法身之自在匪人力之堪為

赤標似彈能燒萬頃之波白月如盤獨耀
四天之下大鍾千石藉小木而方鳴高屋
萬間待微燈而破暗心方一寸經營宇宙
之先目濶數分歷覽虛空之外何必大者
則聖小者不神此頑僧之褊情非達士之
深見佛在虛廓之上不居空木之中何用
聚怨為形斂悲成像大推初意定是不然
小人之言宜從案記

主客二條

鴻臚寺申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

此處綾錦及弓箭等物請市未知
可否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萬國於是星馳八方
由其霧湊烏孫合種咸鴈集於鴻臚犬族
振群並蜂歸於蠻邸眷彼茅宇開此藁街
既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祇如土蕃
使者寔曰酋豪蒙遜義渠之苗禿髮烏孤
之族占風入謁越駝領而輸誠就日來朝
隔驢山而款納觀鶴綾之絢爛彩映冰霜
覩鳳錦之紛葩光含日月彎弧六合犀角

糜筋勁箭三成星流電激聽其市取實可
威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損於中國宜其
順性勿阻蕃情

波斯崑崙等船到擬給食料已前
隱沒不付有名無料虛破官物請
停

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跨險憑危梯山航海
飛艍走浪望鼠島於三休大舶參雲指麟
洲而一息鳶波象郡萬舶爭先烏游賊湍
山刑人半市督郵從事猶密興於私門賢

者聖人尚潛行於暗室歛得何負徒發孔
融之譏淫且未除終獲簡雍之誚利存禁
酒之法害遠鬻酤之家楚國猿禍連林
木吳宮燕殃及樓臺所喪全多所存詎
幾理貴崇乎梗槩政無伺於禁虐位人之
方居斯而已

兵部一條

兵部奏默啜賊入趙定却取幽州
居庸呈出都督梁亶率城自守不
敢遮截請付法依間得款古之用

兵軍為上亶既全幽州城不合有
罪

無弱攻昧武之善經在祀與戎國之大事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王者矜殘用干
戈而肅令蠢茲日逐蕞爾天驕苞玉塞以
䟽疆控金微而作鎮常講毳幕射多鼯鼠
之夫羶肉酪漿俗負乘羊之貨鷓鴣萬路
馮凌燕趙之郊狐兔千群撓亂并幽之地
梁亶忝司金鼓謬掌銅符既典軍容無知
州務理須繫蛇作陣列鷄為軍驅貔貅而

掃蚩尤縱熊羆而撲獫狁山陵向背握玄
女之靈符日月虛空操黃公之祕術豈得
拙於對寇怯於用兵擁堅甲以自防坐重
城而固守不存邀截故縱奔馳脫朔鳥於
高林送遊魚於深水無心捉搦鷓鴣挂網而
還飛有意寬踈鼠入橐而重出空執全城
之語縱貽慮敵之辜宜據刑書准條科結

國子監二條

監尹勤奏學生多無經業舉送至
省落第並請退還本邑以激勵庶

望生徒進益

大學小學遵師而敬道上庠下庠欽賢而
貴德稽山之竹資括羽以宣功崑岫之珍
待琢磨而為器東序西序離經辨志之源
小成大成溫故知新之地積川為海蛟龍
魚鼈處其中積土為山鸞鶴鷓鴣雛翔其上
學而從政罔不由茲學古入官其來尚矣
祗如每年貢舉先有成規登上科者高步
於龍門落下第者退飛於鷓鴣路蹶足之馬
尚想造途失晨之鷄猶思改旦庶使鴻飛

海浦仍懷漸陸之期鶴唳霜臯尚有聞天之望豈得一回試落便弃前功善誘生徒却將未可昔蘇秦十上豈曰無才主父八條何妨有用尹勤西塘教首北海儒宗應知三紀之勞頗識百篇之訓隨藍改質實藉招携題竹書名良資教授寧有弃古人之糟粕頓被踈遺受新生之束脩類為改換所請無理狀涉有情未可舉科且宜從記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搥鼓

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
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
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範青襟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弃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序有司試策無晁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歛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強肆情搥鼓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

即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少府監二條

監賀敬盜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斷二千五百里敬不伏云其物雖部分未進不得為御物

隱_二外藏掌其山海之資沉_二少府職在

瓊竒之貨璆瑁象牙之寶萬里雲奔珊瑚馬腦之珍三邦輻湊百萬錢之重寶寔是表貞廉二千石之崇班方求清素薛重之材茂行絜乃應斯榮正觀之守法不移方堪此任賀敬挈瓶小智荷蕢庸才謝揚阜之公清非孔融之朗悟祇如桃笙象簾擬進乘輿翠被鶴綈咸共御用豈得外為鼠盜內縱狼貪未聞匡鼎之賢已陷敬聲之譴赤紕之席輒入私家文衿之衿擬移公室盜物數逾三十斷流遂越二千理合甘從

仍懷苦訴款稱物雖剖分未進御前執此
曲途深乖直道但供奉玩好奏進珍奇監
當各有司存擬進便為御物何必要湏入
內方可為偷法有正條理湏明典

府史杜玄掌造金璽遂盜一枚鑄
敗為酒器斷絞不伏云東玉未進
合准常盜不合死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式開瑞象之文祗啓
祥麟之享白玉為檢映犀紉以分輝黃金
為繩瑩龍緘而動色既施寶玉復假金銀

封以青布之囊帶以飛雲之綬杜玄一介
庸瑣千載寒微馳策十年之門始預九流
之選理湏恪勤匪懈守孫賀之曹夙夜在
公奉常林之教豈得小心之譽未出於階
庭大懟之蹤已流於臺寺創茲六璽輒盜
一枚遽殘螭角之輝翻作馬蹄之用方寸
妙篆奄就爐銷五字靈文俄從灰壤量其
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有餘責既投
無赦之律合處不敬之論禹泣既不原辜
湯祝如何免罪宜從絞坐以肅朝章

將作監二條

大匠吳淳掌造東都羅城墻高九
仞隍深五丈正屬春時妨農作百
姓訴至秋收後淳自求功抑而不
許御史彈非時興造付法不伏

九卿分統漢朝開土木之官百工惟時周
禮置梓材之職斧斤動後測之以寒暑版
築興功揆之以星日以人從欲傾宮就而
紂亡以欲從人露臺休而漢盛左傳曰以
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吳淳任居大

匠職重繕工踐李固之前規躡曹褒之舊
跡建都河洛起役伊瀍有堵所以雲興九
仞猶其岳立畚簣魚貫強春者使之負土
鍬杵鴈行長脰者令其踏踵優旃欲漆之
郭雖復難周張儀覆錦之城於焉易就九
重之邑無勞走馬之形萬家之都自有卧
龍之異理須候隙啓閉務在從時下不奪
於三農上不虧於八部鶴鷄遷木殊非濬
洫之辰戴勝降杳豈是營都之日寧有自
求微效廣弃人功既廢春疇宜從霜典

少匠柳佺掌造三陽宮臺觀壯麗
三月而成夫匠疲勞死者十五六
掌作官等加兩階被選搥鼓訴屈
一千八百國王者以列郡分州三十六所
聖人有離宮別館鵲宇銜月共五柞而連
陰龍臺造天將九華而接影三陽地隣崕
坂境帶嵩丘斜瞻玉女之祠近瞰井公之
傳爰茲勝壤聿啓深宮取酸棗之前基探
棠梨之舊制柳佺職維經構位掌籀櫺拱
木儔於林衡筌摹援於繩墨鳳池青鎖參

差鴈齒之階鸞屏之洞窻錯落魚鱗之屋琤
題耀日聳瑤瑁之金椽珠網懸星洞琉璃
之寶閣似王彬之勤苦自覓封侯匪魏霸
之憂人怡然受辱仲華有費之譽未展其
能伯真士卒之先罕聞其效壯麗則論功
極大勞後則死者還多勤勞補拙而有餘
功過相除而不足人未疲而事就乍可論
優太半斃而宮成若為徵賞加階放選已
見偏矜搥鼓自強何為淺見輒驚聖聽不
得無辜法有正條理宜科結

水衡監二條

五月五日洛水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脩造須錢五千貫請速

分付

水衡列職池苑分曹既知遊觀之娛兼總鑄錢之府河隄謁者服彼山冠都水使司佩其蒼玉允釐舟楫肅掌陂池陳勰之績既深王延之效斯重斗柄停午律中蕤賓葛亮涉瀘之時田文始生之日續命之縷漸染成風辟兵之繒因循絕朱絲約粽變

成南楚之宜紫艾攘災大啓中州之俗翦鸚鵡之舌必是能言收烏鵲之腦自然懷戀爰因此日競渡為歡蘭橈鳴鷓之舟桂棹晨鳥之舸鴨頭泛濫與青雀而爭飛鷁首參差共飛龍而競逐黃頭執棹疑素鱉之凌波白衣揚櫓類蒼鳥之拂浪競渡所用輕利為工創脩十隻之舟費直五千餘貫金舟不可以泛水玉楫不可以乘湍造數計則無多用錢如何太廣玩物喪志所寶惟賢豈將有限之財以供無益之費所

請非急未可輒依

水工鄭國狀請決漢水直山鑿山
通道至伊水入洛須夫五百乃運
江淮租極便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順性則易從違方則
難理祇如漢江已北伊瀍之南巖嶂崿崿
以造天崗燈崢嶸而括地層峯切漢飛鳥
迷林絕壑窮幽奔豹失路探深泉之月兔
罕有其功捉高標之日烏未聞其可后稷
之播殖九穀不能使苗稼冬生夏禹之引

決百川不能使江河西注鄭國才非識古
智未趨今之素敏之多能謝鄴長之博覽
進不量力退不省躬逆地勢而開山絕天
真以決水區區淺見輒與造化爭功瓊
庸情擬共陰陽競氣銜枚塞海為憊已深
捧土填河在愚彌甚妄為勞役虛費人功
既貪罔上之條合處欺天之罪審問情狀
方可論科

沙苑監二條

鴻臚寺狀稱默啜使人朝宴設蕃

客沙苑監李秀供羊瘦小蕃使咸
怨御史彈付法

滔二北海萬穴於是朝宗隱三黃樞百靈
由其納款長城絕地高闕凌空包玉塞而
爲險控金微而作鎮龍荒景促則飛雪千
里龜林沍塞則木皮三寸韋韞毳幕人傳
食鼠之風羶肉酪漿浴染乘羊之化恃狼
居而跋扈臺號單于處馬坂以挺袂地
名光祿千里辮髮望夷邸而爭趨五月披
裘瞻洛橋而下拜聖朝仁以接物德以和

人矜其屬國之情待以蕃臣之禮李秀職
編沙苑位縮牧司輒隱肥羊翻將瘦狩一
半供國罕見滋繁三司爲郡如何檢察羸
肌薄毳供日飲而難充瘠骨穿皮濟晨炊
而無用主簿之號空覩其髯大夫之家獨
留其舌遂使賢王結恨耻大國之風輕驕
子相嫌鄙中州之禮薄憲司彈劾允合公
條大理科繩固難私縱

正月朔日祭南郊沙苑副監劉璣
狀云方今遵崇釋教其羊料請減

庶望國家有福慶祚綿長太常執
奏祭天事大不宜降禮

銅澤應序玉律調年暢彼三微均茲四炁
中和之職節初元於鳳笙司曆之班分上
序於蛇箭獻鳩發歲放雀名辰盤薦五辛
家承百福磔鷄牖上迎媚景以禳災懸羊
戶間應和風而助烝楸花起頌餞故迎新
栢葉傳杯迎暄送冷愛茲勝景方申藉糴
之儀敬以吉辰允迪燔柴之典劉瓛識非
經遠智謝鈞深蘊薤草之庸才懷守株之

小見請禁屠於齋月望省料於郊天欲崇
釋典希延慶祚但五帝三皇之代內教元
潛二莊兩明已來真如始泛已前無佛不
廢禋宗今日祭神如何減省重人賤畜先
哲之格言敬地尊天明王之令典棄而用
犬尚有前譏爾愛其羊能無后誚邪情旣
虧正道小惠終亂大謀並付所司各依前
式

苑總監二條

奏新安穀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

百姓吞將作數請收入苑百姓不
伏

伊洛瀍澗八溪九谷之津少室嵩高高五岳
三塗之險邵公相宅灼龜墨以定王畿光
武建都因鳳集而成帝業濯龍芳苑寶蓋
交陰走馬交衢金錢滿埒移門曲榭從來
別館之基壽永安寧舊是離宮之地眷茲
穀水俯瞰神州斜連四會之郊迥控兩京
之路都人接吟桑棗成林逆旅分區閭閻
撲地雖其原是苑內不合輒訴人居四邊

皆有業恒百姓若為吞併天田大小先有
規模御園短長非無制度文王百里之園
不以為多齊宣四十之園猶嫌太廣利人
之與利國相去幾何施人之與奪人失之
彌遠何惜數頃之地頓傷百姓之情如愚
所裁宜依舊定

上林監楊嗣請增置宮館於上林
中御幸遊戲畋獵所詣即上下螿
咸宴暫勞永逸永乂安穩

八川浩蕩控舟水以疏津九嶺參差繞黃

山而作固相如健筆高談上苑之芳子雲
清詞盛述長楊之麗露寒鳩鵲之觀古跡
仍存宜春屬玉之軒餘基尚在儲胥朽詣
便開御幸之塗清暑甘泉寔曰微行之處
採峯巒於漢制後未及奢因林光於秦餘
儉而不陋何必廣開禁籞虛費人功優旃
發使鹿之譏張昭有射彪之諫大誇宮館
外取笑於由餘廣設繚垣內興嗟於貢禹
揚嗣諂諛佞士輕薄邪人矜奔競之褊懷
昧公方之大體奉聖君於堯舜善跡無聞

陷人主於桓靈醜聲先著鎖之以靜則俗
阜財殷撓之以煩則政荒人散不應言而
言上法有正條不應為而有為刑茲罔赦
宜從貶論以肅朝綱

內侍省二條

本省狀稱寺伯蒙天建植性謹厚
薦達賢良處事清勤惟知內外糾
察必望百司清肅

在天懸象天垂官者之星在地標儀地有
闡人之職莫不謹房室審宮閭既隆內宰

之班寔掌中門之禁以其體非全无性實
專良中常侍啓之於前大長秋建之於後
金璫銀璫之貴光耀紫庭左貂右貂之榮
寵盈黃闥蒙天建職參求巷位典長門出
入後庭驅馳卧内專謀靜慎比鄭衆之元
勲勤心納忠方史游之補益舉能不倦謬
賢之績尤彰進善無私曹騰之譽斯足省
司稽其楨榦兼以行能又參内侍之雄清
肅外曹之職但逐鹿之犬必無捕豹之材
擊鴈之鷹豈有追鵬之力巷伯興刺周道

所以淪胥闔豎弄權漢風由其大亂景監
見任趙良寒心童子驂車表絲變色骨鯁
之士足以糾正朝儀刑餘之人豈可參謀
國事其言不次無理告知

内史元淹心狠貌恭善柔成性兩
京來往威福甚高金帛祗承則妄
於延譽迎候失行輒加鞭撻

元淹佞幸居懷諂諛成性同豎刁之狡獪
翻覆邦家類伊戾之猖狂動揺州郡回天
轉日之勢况此猶輕城烏社鼠之威方斯

未甚有恭石之巨蠹濫奉前規無管勅之
奇功叨居近習往還三輔威福甚高去來
兩京風霜極烈苞苴未入墜以黃泉之深
賄賂潛通招以青雲之上鞭笞士子耻辱
官寮犬羊披猛獸之毛燕雀假鳳凰之翼
豈可濫班九掖點穢梁魚宜可投諸四荒
以禦魑魅馳驛速發無俾少留各下所司
即宜催遣

龍筋鳳髓判卷上



